

【清】西泠野樵 著
梓莱 校点

红闺春梦

下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 四 十 四 回

嘱遗言晚秀了尘缘 闻凶信洛珠悲老母

话说聂慧珠自修行以来，断除妄想，趋向真如，初时犹觉花朝月夕，偶触情怀，尚自感自叹，虽说见着伯青狠心不理，未免心内还有些抛舍不下；到了两三月后，内念日坚，外缘日屏，把尘世上一切儿女私情、人生贪欲皆撇入东洋大海，连自家的身子多觉非己所有。不过隔两日到王氏处询问一声，以尽母女之情而已；其余一概人等都不见面，省得见着徒惹烦恼。王氏、二娘在背后计议，待他性子过去，尚望他回头；不知慧珠的心一日坚固似一日，世情一日冷淡似一日。

这日晚间吃了饭，叫使婢们退出，亲自点了一支香，盘腿坐在蒲团上闭目诵经。待至三更时分，恍惚间似睡非睡，身子虚飘飘的起来。心内犹自明白，暗急道：“修行最忌走禅，我从不曾这样，今夜何故如此？”即狠命的把心朝下沉。忽觉离了坐位，又到前番梦中那荒野地方。正渺渺茫茫，不知所向，猛然背后似乎来了一人。方欲转身，耳畔只听来说道：“你的俗孽已满，道心已坚，还不赶早返本还原，等待何时？”又似一件重重的东西在脑后击了一下，不禁失声呼痛。启眼看时，仍坐在蒲

团上，顿觉头晕眼花，鼻塞声重，不能再坐，忙起身至榻前睡下。细想适才梦中情景，“说我‘俗孽已满，亟宜返本归原’。”早明白不能久于人世，未免一喜一悲：“喜的从今割断尘缘，可登仙界；悲的母亲生我一场，虽然借腹而生，究竟十月怀胎、三年乳哺的大恩未报；况母亲平日又钟爱独甚，我若一旦先别了他，岂不把母亲哭坏？”想到此处，又掉下几点泪来。此时身子愈觉不爽，忙叫起外间伺候的使婢给他捶着，过了时许，方昏昏睡去。次日即懒得起来，连饮食都减了。

慌得王氏请了医生来诊视，多不识病原，“六脉又好好的无病，若据外面形容看来，又似有病。”便不敢造次开方，互相推卸。急得王氏没主意，四处遍求名医，皆是异口同声的说。王氏又去求签问卜，说的都不甚好。可怜王氏忙一阵，哭一阵。二娘看不过去，再三的劝慰，又悄悄吩咐人去料理后事，背地对人道：“我看这病来得蹊跷，怕的不好；若托庇好了，用不着更妙。不要临时忙乱的来不及，又办不出好货来。只要不给你们太太知道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正欲入内去看慧珠，见人来回道：“祝少老爷到了。”

说话间，伯青早已进来。二娘忙迎上去问好。伯青也无暇叙说闲文，即问道：“大姑娘的病怎么了？”二娘咂嘴道：“没有甚么好坏，连日多是这般样儿。在我看，都难以收功，只不过缠绵日期罢。”伯青闻说，犹如万箭攒心，止不住纷纷泪下，即大踏步走向慧珠后进来。二娘赶着跟入室内，招呼王氏道：“祝少老爷过来看姑娘病的。”

王氏正向慧珠问长问短，忽听祝伯青来了，即出房迎接。见伯青一面走着一面拭泪，王氏不由也伤心起来，想到：“慧珠

那般冷淡待他，令人寒心，若是别人，久该恼了。他今日听见慧珠有病，即来看视，又如此悲切，祝少爷要算天下第一等情种。偏生我家这丫头没福，平空的要恼他；你虽恼他，他却不肯恼你，真叫人看着分外感敬。”便抢一步迎着道：“又劳动祝老爷大驾。”伯青摇手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此刻你姑娘觉得怎么？可碍事不碍事？”王氏见伯青问得急迫，反不好说出慧珠病危，恐吓了他，因说道：“少爷放心，不妨的；不过来势甚狠，医家又说得很沉重，叫人害怕，其实也不至就怎么样呢。”说着，即邀请伯青进房。

伯青到了房内，见慧珠面向外睡着，瘦得多脱了形，较之前年扬州有病的时节大不相同。恨不能即上去询问，只因慧珠自修行以后不大理他，又不敢冒失，反忍着泪，从容走至床前，低声问道：“晓秀，你觉得怎么？我昨日才知道你身体欠安，你要怨我来迟。”王氏忙掇张凳子过来，请伯青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来。

慧珠本没睡着，因见伯青进房，故作朦胧之态；听得伯青虚心下气的问他，不免又感动前情，着实不忍，徐徐睁开两眼，哼哼唧唧的道：“倒很费你的心，我并不觉怎样，只是不想饮食，四肢懒动，医家又说不出真实的病原，闹得我药也不敢吃。好在人之生死总有天命，若是年灾月晦，过些时自然病退身安；若命里逢绝，别说没吃药，就是吃仙丹下去也没有用。我亦没甚放心不下，只有我母亲白白养我一世，平日又极疼爱，一旦我有个好歹，只愁苦坏他老人家。所喜妹子有了着实去处，者香待他是没得说的，将来母亲还可以靠得他住；即是母亲不愿到浙江去住，在南京，不用我囑托，你自然亦是照应的。虽说

日前无辜的给你气受，想你我知己，非止一日，你也不能恼我。总之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你听我这一句话罢。”说着，自己亦流下泪来，却不肯说出他梦中的事。

伯青未曾听完，早已哭得泪人一般。王氏更外抚膺顿足，大哭起来。二娘、使婢等人无不伤心落泪，只得上来解劝。伯青哽咽半会，道：“晚秀，你快别要这么想，现在有病，再胡思乱想的，越发难好了；况且你一点年纪，譬如一枝花才有骨朵儿，还没开呢，那里就能死？千万不要这么瞎说瞎想！你看你母亲哭得这般悲切，多是听了你伤心的话。若说虑及你母亲无人照看，者香固不能置之不问，就算路远，你母亲难去，我在南京，可能不问么？可是你多想了。你只管放心养你的病为是。你疑惑我恼你这句话，更不像你说出来的。我也知道你是气头上，那里当真就不理我了？我要恼你，我即不来了。”一番话说得慧珠惟有点头含泪，答应而已。

伯青又恐他病中不耐聒噪，起身退了出来，嘱咐王氏：“上紧的请好手医家诊视，不可怠缓，大姑娘的病是很有几分呢！”王氏叹气道：“祝少老爷，还等到你今日吩咐吗？我在神道前是甚么愿心都许下了！看他今日待你老人家甚好，非比往日，想是悔过来了。好少老爷，还求你时常来走走，与他说说话儿，劝解劝解他，或者好得快，亦未可定。”伯青连声应允。因天色不早，即作别回府。

祝公正拿着一封信念给祝老夫人听，见伯青进来，即问道：“你到那里去了这半日？者香有信在此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伯青忙接过来信，果是王兰亲笔。前面无非说些久别的话，后面即说到“刻下署理杭抚，按察日多，兼之今夏浙江海塘

涨裂，沿海一带居民被水淹没，到处成灾；而且彼处百姓向来强悍，多半借此作乱，入海劫杀往来商贾。业已奏请，奉旨带兵往剿。又值秋间出境阅兵之期，欲屈老弟与楚卿来杭襄助数月。忝在至好，想不却我。”信后又问及从龙在南河光景。伯青看罢，沉吟不语。祝公道：“既然者香特来请你二人，是不能辞的。明儿将信与楚卿看去，你们商量何日起程。”伯青勉强应着，回到自己房内，怔怔的坐着出神。

素馨只当他仍为慧珠的病，笑问道：“你去看过了么？他近日可好些？”伯青“嘻”了声道：“晓秀的病只怕不能好了，大约本月内还可捱得过去。今日者香那里又有信来，请我同楚卿到杭州去帮他数月，他要带兵搜剿海寇，并出境校阅行伍，怕的一人照察不到。你想着我与楚卿是不能不去的，偏偏晓秀又病在垂危，我怎么放心动身呢？将才这封信老爷又看过了，催着我日内即要起程，真正叫我行止两难！”素馨忙问道：“你的意思究竟去不去呢？”伯青道：“者香既有信来，老爷又这般吩咐，何能不去？意在请楚卿先行，我候晓秀的病定一定头，是好是歹，免得两边记挂。”

素馨微笑着：“论理，你去不去也不用我问，但是者香与你有一分交情，他既写信来相请，又细说他的苦衷，你好意思推却么？若叫楚卿先去，分明姓冯的与他交情契厚，姓祝的与他生疏了；再则晓秀的病未免来势甚重，那里一时就能死的道理？多因医家没有本领，不曾说出病原，他家的人心里怕着是有的。在我看，你若不去，一来得罪了朋友，二来老爷也不喜欢。你别认错了，我定要催着你去，姓王的并非我娘家人，不过我替你想着不去种种不妥当，恐担了重色轻友的名声。倘或你

动了身，晚秀竟有个长短，带累你终身之恨，我可担不起那不是呢！你自己斟酌着罢。”伯青听素馨句句是讽刺的话，也不答言，起身出来。

到了书房，命人请二郎过来，先将王兰的信与他看了，即商议请二郎先行，自己随后定至。二郎满口应诺——因在南京逛烦了，久想到西湖上去游玩，难得者香有信来请他，故欣然愿往。即说定来日清早起程，好在家内有穆氏作伴，又离祝府相近，是放得心的。只嘱咐伯青：“若晚秀能即好些，你宜早来为是。你来的时候，可托小癯照应着我家的事罢。”伯青亦答应了。次早，二郎自去收拾起身。不提。

伯青俟二郎走了，即托言有病，将二郎先行的话禀明祝公。祝公听了，亦无甚言语。伯青既推病在家，日间不敢出门，每晚等祝公安寝了，忙忙的偷着去看晚秀。见了面，慧珠无非请照看他的母亲，其外也没有别的嘱咐，不过彼此对着淌一回眼泪。或有时慧珠睡着，伯青不便惊动，只在王氏前询问声即回府去。无奈慧珠的病势日重，甚至昏迷不省人事，王氏惟有守着啼哭而已。

一日，人来回说，后事已齐。二娘也顾不得王氏悲苦，便悄悄去告诉了。可怜伯青日间装病在家，足不出户，一心记念着慧珠不知若何情形，只有晚间偷空去走一趟；又不能过于耽搁，连日亦愁烦得消瘦不堪。祝公夫妇只当伯青真有了病，忙着请医调治。素馨见了也觉可怜，反用言语宽慰。

这日下昼时分，伯青正坐在书房内纳闷，恨不能顿时晚了，好去看晚秀。“昨晚他那个样儿，竟有朝不保暮的神情。自己又悔不该推病，倒是说明到杭州去，仍叫楚卿先往，我即住

在聂家，反可自由自便。”一时愁绪纷生，又饮泣了一会，不觉神思困倦，伏几而卧。见慧珠穿得整整齐齐，从外面走入。伯青又惊又喜，正欲问他：“病着，如何能来？想必是痊愈了。”慧珠已至面前，盈盈万福道：“生前蒙君错爱，至死不忘；无如尘缘已尽，不能久留，特来拜别。又蒙允许照应老母，千祈勿忘我言！君家亦宜自爱，休要昧却前因，他日还能重见。”说罢，翻身即行。伯青听了，不解何谓，忙赶上来扯着，意欲再问。被慧珠用力一推，跌倒在地，“哎哟”一声，醒来乃是一梦。便掩面大哭道：“晚秀不好了！”倒把素馨吓了一跳，急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敢是魔住了么？”伯青即将梦中所见细说。素馨道：“这是你想念甚切，故有此心梦。”

方欲用言譬解，忽见连儿来回道：“将才聂家着人来报信，说聂大姑娘不好得很，请爷快点去呢！”伯青知道应验了梦中之境，忙叫备两匹牲口，在后门外伺候，即是随身便服，由耳门穿入火巷，来至后门。早见连儿拉着牲口在那里等着。伯青跨上牲口，也叫连儿骑马相随，加上一鞭，如飞的直奔聂家来。

到了篱前下骑，才跨进门，即听得里面哭声摇山震岳。伯青的魂魄早已不在身上，急急的奔进后面，见慧珠已停了床。伯青走上来抱尸痛哭，直哭得气短声嘶，喉中哽噎，一时虚火上攻，眼前漆黑，晕倒在地。吓得王氏等人手忙脚乱的呼唤，又取开水灌下。好半会伯青方悠悠苏醒，复又放声大哭。

王氏起先原哭得死去活来，今见伯青如此伤悲，反忍着泪，同二娘再三劝止，扯着伯青到外间来坐。伯青细问临终的光景，王氏道：“昨晚你少老爷去后，将近三更，忽然叫扶他坐起来，又要纸笔，喘吁吁的写了张长篇大套的不知甚么东西，

说留着给你少爷看。随后叫人取水，与他洗净手脸，穿齐衣裙，直闹到鸡鸣，即对我说：‘要回去了，若再耽延，恐获罪戾。’并说：‘身后不可奢华，叫几个和尚来家念几卷《金刚经》就是了；百日后，可在城外高阜地方安葬，坟前不用别的树木，只要多栽翠竹梅花。’又劝我休得悲苦，在南京已托了你少爷照看，‘若怕孤凄，亦可到妹子那边去，妹子自然要孝敬你，就和我一样。只当当日单生了妹子一人，又怎么办呢？你或悲痛出别的事故来，反使我阴魂不安！’只恨见不着你少爷了，叫我转说，亦不必想念他，左右都要再会的，不过隔些日子。又拜托宋二奶奶，恐我想他，请二奶奶随时解劝着。说罢，即跌坐床中，犹咕唧咕唧的念他平日的经咒。后来天不大亮，那诵经的声音渐渐低微下去，没顿饭时，即断气了，犹似活人一般坐着，四肢仍然温软。少爷来的前一步，我们才将他放平在挺床上的。”说着，王氏又止不住哭了。

二娘早在房内将慧珠写下的拿出，递与伯青。伯青接过，见是一幅花笺，上面写了有数百言。便展开，含泪念道：

妾虽薄命，系出世家，惟我生不辰，严亲早背，岭南万里，茕子无依。孀母弱妹，共扶父柩，以归故土。嗣因庚癸将呼，举室远来金陵，依栖舅氏。孰知舅氏亦亡，进退不可。不得已，勉从宋姬之说，忍辱蒙垢，偕妹作笑倚门之计，只许清谈文字，为当年苏小生涯。忽来邂逅因缘，荷此日萧郎垂盼，知己舍君，更无人矣。妾已辱在泥途，尚有嫉风妒雨；君其心如云日，每多从井救人。从此或离或合，一任萍飘；只愿有始有终，三生絮果。方欣君赋归兮，妾颜未老，吟花弄月，常来联韵征歌；握手论心，何异盟山誓海！

不意去秋，妾忽有梦，唤醒痴人，旋登彼岸。色相空空，妾渐冷面；情怀脉脉，君犹热肠。妾知负君，君不负妾也。诂料夙缘已满，尘世难居。顿来二竖之欺，致染兼旬之疾。情缘斩断，不归忉利之天；面目犹存，再认蓬莱之岛。妾今归去，敢比双成返劫之年；君可重逢，且止潘岳悼亡之恸。书成恨恨，早为春尽蚕丝；意尚殷殷，空有夜深蜡泪。不既下怀，诸祈珍重。馀意缠绵，复成二绝：

小滴轮回二十年，自知非释亦非仙。

只因妄解相思字，来结人间不了缘。

时事人情尽子虚，依然面目见真如。

与君本是善相识，他日重归认旧庐。

念毕，伯青重新痛哭不已，道：“晚秀真乃天仙化人来历劫的！当此垂危之际，犹能自叙生平，偏又单单给我，是尚许我为知己，叫我见了怎不伤心？”二娘又劝慰了半会方止。

少顷，阴阳生与僧道人众皆齐，忙着入殓，即停供在后进正间。伯青复至灵前哭奠了一番，连儿进来再三催请，方乘骑回府。素馨小姐亦着实的劝说，暗想睹物伤情，在所不免，便趁势劝他往杭州去。

伯青因允了王兰随后即来，而且二郎去的日久，不能再缓，便去与王氏商议：“不必待到百日，七终即可出殡，我要往杭州去。莫若乘我在家安葬，我也放心。”王氏亦因丧中各事均系伯青一手经理，“好在迟早都要安葬，不如依了他，我也少操些心，落得交代他办去。”遂应允了七终出殡。林小黛得信，也

亲身备了祭礼前往哭吊，以尽姊妹一场的情分。

临期伯青亲来送殡，一路上人夫轿马、旗幡幢盖，亦甚热闹。伯青直送到坟前，看着安葬下去，遵慧珠遗言，墓道左右尽栽了一片梅、竹，又狠狠哭拜了一回，被众人力劝回城。过了一日，素馨亦早满了月，伯青即收拾赴杭。临行嘱咐梅仙、五官两人照应着二郎家事，“聂奶奶那边你们也常去走走，若十分想他女儿，你们须设法宽解，别要尽着他性子闹。”又去叩辞了江公夫妇，即向杭州而去。

且说二郎到了杭州，王兰接着，甚为欣喜。问及伯青何以不至，二郎即说到慧珠病势沉重，伯青不便即来。王兰听了，很吃了一惊，又嘱托二郎：“不可声张，使柔云知道。他前夜得了一梦，说是梦见他姐姐前来作辞，又吩咐他好生孝敬母亲，连日正愁着他姐姐呢，又叫我写信至南京问去。这么想起来，晚秀的病却有些不妙，此时若告诉了他，不知闹到甚么田地呢！左右等伯青来了，问明好歹，再作计议。”

晚间入内，即说起“二郎从南京来，你母亲同晚秀皆平安无事，据说秋间还要到杭州来瞧你。只有晚秀而今矢志修行，不与伯青往来，终日坐在静室内念佛诵经，甚至你母亲和宋二娘也整日的不见面，任凭旁人怎样劝说，他都不听。”洛珠闻得母、姊无恙，心内稍安，因说道：“姐姐也太胡闹了！平空的要修行，可不是笑话么？况他素昔最厌僧尼，说：‘人生在世，又不杀人放火，那里来的罪孽要他忏悔？不过变着法儿弄人的钱罢了！即如汉武帝梦见丈六金身，自称是佛，其言甚诞。试问谁见他梦中的事呢？焉知不是武帝借词？偏生世间的愚夫愚妇

惑于释氏者，多以有用之金银，作无用之施舍。’你听着他既如此辟说，无故的怎么信起佛来？我恐另有别情，借此为辞。他们果真秋天来了，我倒要细问问他甚么心境！”王兰亦只得含糊答应。

次日备酒，代二郎洗尘。席间说到“日内即要统领抚标兵弁住宁、绍一路海滨地方剿灭盗匪，前日已檄知该处道、府等预备兵粮夫马接济。而且贼众猖獗，每每上岸窥探附近城郭，其势不能刻缓。我已择定五日后起营。巡抚任上一应公事，虽然委了藩司代拆代行，仍要奉烦老弟从中照察，我即可安心前往，无后顾之忧，所以专函请你同伯青至此。伯青想必还有几日耽搁，我是不能等。他来时请你致意，即托他与你互相关切，分外妥善。再则倘或晓秀有了长短，伯青来此，柔云必要追问根底，须当设法说得婉转些，不要冒冒失失的明告诉他，能于隐瞒着更好。柔云的性格你与伯青是深知的，竟可急痛出意外事来。”二郎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不用你累赘了。你只管带你的兵，立功去罢！别要在军中运筹退敌之时，又惦记着家内娘子军，那可不是玩儿的。”王兰亦笑道：“人家好意拜托你正经事，你又说笑话了！”

二郎道：“你说正经，我却招起一桩正经事。想你此去剿灭海贼，必要多带熟谙海面的将官调用。现在你属下黄岩总镇，此人由偏裨擢用起来的，据闻惯习水战，亦复老于行伍，以前颇著战绩，他这黄岩镇总兵，也因巡缉洋面有功保升来的。”王兰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几忘了！黄岩镇总兵不是姚守成么？我亦常闻该镇久历戎行，弓马娴熟。去冬合省文武大计，我尚与浙闽总督联衔会奏，该镇武功第一，准以提督补用的。你怎么知道

此人来历？”二郎遂将柳五官如何提拔他女婿郑林，又怎样单身退盗，救了五官，“现在郑林为漕河两营中军，在田颇为得用，郑林的武艺即是他丈人姚守成传授。有婿如此，其翁可知。在田等人常与我说及，所以我晓得这般清晰，不然也不敢切实举荐。”王兰听了欣喜异常，顿时即发了飞檄，调黄岩镇总兵姚守成火速赴营听用。少顷席散，各自安寝。

到了第五日，王兰穿了朝服，祭旗开兵。满城文武齐来候送，二郎亦送到城外，再三珍重而别。由是，每日按着应行的公事办理，暇时即往西湖上各处游览胜迹。

一日伯青到了，见着二郎，彼此少叙寒暄，二郎即说者香已行，致意拜托的话。又问：“晚秀近日怎么了？”伯青见二郎问到慧珠，不觉泪下，道：“晚秀殁了。我待他安葬下去方起身的。不然，何以直至今日才来？”二郎听说慧珠已死，亦心酸泪落，连呼“可惜”，道：“不意晚秀如此短命，从兹非独伯青少了一个知己，世间亦少一个才貌兼全的女儿了！”着实叹息了一回，即说道：“者香恐柔云悲伤成疾，晚秀的凶信不可使他知道，候者香事竣回来，再为计议。”伯青道：“这却难了。我来时，他母亲尚再三谆嘱，告诉了柔云，叫探问者香口气，好接他到杭州来，免得在南京孤栖的。他还守我回信呢。况且柔云晓得我来，必然要问，我怎生对答他？若说晚秀仍是好好的，何以连一封平安信都没有？也不像句说话。又不知者香何时可回？出兵的事，不是十天半月可以料得定的，倘或连儿们不谨慎，漏出一两句来，又怎么了？再则这件事也非能瞒的事。”

二郎听了，低首想了半会，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在此，说出来大家商量：柔云果真问你，你只含糊应着，却暗中回明者香

的夫人，叫他设法去。他若告诉了，自然要解劝柔云；就是闹出别的变故来，着香回来，也抱怨不着我们。”伯青连声称善道：“你想起得倒十分周到，莫如就回大太太去。少刻柔云必然叫人来问，我即推说你们大太太晓得，问他去就是了；他说与不说，与我们无涉。你不知，我提起晚秀的话即要伤心，被他们看出破绽来倒不好。”二郎即唤伺候书房的家丁进来，将南京的话说了一遍，叫他上去，“悄悄回明大太太，千万别要使姨奶奶的人听了去。”家丁应着，转身入内。

那知洛珠自从梦见慧珠之后常常想念，虽说二郎从南京来的，说他母亲、姐姐无恙，终怕是宽慰他的，恨不得伯青立时来此，讨个实信。今日忽闻伯青来了，即叫小丫头出来听信，所以二郎与伯青商酌的话尽被小丫头窃听了去。小丫头不知高低，忙忙的当件新闻，回至房内，一五一十的说了。洛珠听了，好似身子掉入大海里一般，急得眼睛直竖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平空往后栽倒，昏晕过去。吓得众使婢狂呼乱喊，慌作一团，又忙着报信与大太太。

恰好那家丁已回明洪静仪小姐，静仪正要起身过来，相机而动，告诉洛珠知晓。忽见小丫头慌慌张张的来说：“姨奶奶死过去了！请太太快点去看看。”静仪吓了一跳，不知何事，一面扶住使婢走着，一面问那小丫头：“究竟姨奶奶怎么回事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姨奶奶听得南京来了甚么祝大老爷，说是大人请来的，即叫我听他与前日来的冯老爷说些甚么。我只听他们说姨奶奶家的大姑娘没了，又叫瞒着姨奶奶，先来回太太声。我想既然姨奶奶家的人不在了，瞒着做什么呢？不想告诉了姨奶奶，也没说甚么，又没有哭，就跌晕过去。”静仪听说，方明白小

丫头走露风声的原故。

说着到了洛珠房中，见众婢已将他扶到床上，正围着手慌脚乱的揉胸抹肚。静仪喝住众人，不许乱动，看了看洛珠，面如白蜡，牙关紧闭。知是急痛痰迷，别住气了。回头叫人取开水来，又亲自揎袖，坐在洛珠身畔，用手在他胸口轻轻推抹，使他活动着这别住的一口气。使婢们取了开水来，又和下一匙白蜜，用牙箸撬开洛珠牙关，缓缓灌入。约一顿饭时，肚内或上或下的响，渐渐响至喉间，听他“哎唷”一声，“哇——”的一口，吐出多少痰来，即放声大哭道：“我的苦命姐姐呀！你怎么就忍心抛下母亲和你妹子去了？”说着跌足捶床，哭闹不止。

静仪因他适才别住气的，反要让他哭着喊着方可无碍。停了片刻，始慢慢的解劝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须知人死不可复生，哭也无益；然而姊妹之情，何能不伤心？还要自家保重；再者你家太太现在只望你一人，你若身体急坏了，反叫他听着不安。好在南京一水之隔，歇两日打发人去接了你家太太来同住，你可早晚侍奉他，既不致伤心，你又可以克尽孝道。你想我这话可错是不错？大抵人生寿夭有数，是强求不来的；何况你姐姐闻说他已修行了，安知不是到了好处？你这半日也闹乏了，我那里有现熬下滚热新莲米香梗粥，我吃着很可口的。叫人拿了来，你可吃一点子，培培元气。你亦该知道你的身子不好，不要践踏出病来，那可犯不着。”

洛珠哭着道：“虽蒙姊姊劝我是好意，无奈我的心里只觉酸痛得不耐烦。想我母亲只生了我姊妹二人，自幼噙在口里长大的。我上年到这里来，他老人家尚哭了几夜，我还是活着呢，不过隔的路远些；今日我姐姐死了，遥想母亲不知悲苦到甚么

样子？多分他老人家也活不成了！”说罢又嚎啕痛哭。静仪好不容易再三温言软语的宽解方止。洛珠又要当面去问伯青：“究竟姐姐是何病症殁的？”静仪即吩咐：“房门外挂起湘帘，叫人请祝老爷进来，我们姨奶奶有话说呢。设或祝老爷问你，即说南京的事姨奶奶晓得了。”

那使婢去了半晌，请着伯青入内，在正间坐下。使婢又送上茶来。洛珠勉强起身，走到房门口，隔着帘子问了伯青的好。伯青也回问了好。洛珠道：“适才祝老爷与冯老爷所言我已尽知，不必隐瞒。但是我姐姐是何病症？没了又如何结果？我母亲近来可好？请细细说明。”伯青含悲忍泪的答道：“令姐并无重病，头一夜还念了两个更次的佛，觉得有些不爽，睡下了；次早即头眩目昏，懒进饮食，沉沉的想睡。请了医家来，又说不出甚么病原，只说‘身体素亏，想是近来劳碌过度。当先开脾胃，能多吃些，再调养起精神就无碍了。’一起几个医生，皆是如此说法。令堂是甚么精致得味的饮食多办到了，问着他，倒也想吃着；及至到了面前，仍不能入口，便一日一日的消瘦微弱下去。后来爽性连汤水多不要吃，竟于七月念二日亡故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由那眼泪似断线珍珠，扑扑簌簌的下来，忙用手绢拭了。又说慧珠临终言语及写下的遗笔，“……现在已出了殡，所有身后一切，均遵他所嘱，不奢不俭，坟前栽的尽是梅、竹，不用杂木。我直待安葬下去才动身来的。令堂纵然想念，有宋二奶奶等人不时相劝，倒也罢了。叫我到杭州与你们商量，接他走走，他也惦记你们得很。目下我虽来此，却嘱托了小瘰照应，亦可放得心的。”伯青只把慧珠梦中所见与临终来托梦一节全行隐过不提，因在内室，又有静仪在旁，这些近于荒诞的话不

便说出。洛珠听完，几至柔肠寸断，哽噎着道：“家母、亡姊极承关顾，惟有容再图报罢。”伯青连称“岂敢？”即起身作辞出外。既到了杭州，只得将思念慧珠的心暂且撇过，又有二郎常常劝慰，除了办公之外，二郎即约他到西湖上散闷。

且说洛珠听得伯青说他母亲要来，正合己意，即与静仪议，打发人往南京去。静仪道：“我原说接了你家太太来住着，可见他也要想来呢。从今后起你可别伤心了。”当叫使婢传话外面：“请冯、祝二位老爷着几名妥当家人，到南京接聂奶奶去。”洛珠又将差去的家人叫进来，当面吩咐：“沿途趲赴，不可缓迟，早早的回来，皆有重赏。我家还有同住的宋二奶奶，你们代我请声，如愿意同来，一路上我家太太也免得寂寞；况且他们老姊妹亦舍不得分开的。”从此洛珠也减了些悲苦，专望他母亲来杭，叙说多年不见娘儿们的衷肠。或有时想起他姐姐来，静仪小姐必多般拣他平日欢喜的事逗他玩笑。

这日早间，静仪起身梳洗已毕，使婢来回道：“姨奶奶又独自在那里淌眼抹泪的呢。”静仪听了，即忙着过来。忽见仆妇们领着两个女人进内，见静仪请了安，说是“杭州府太太着他们来请这边太太、姨奶奶过去赏桂花。‘我们今年衙门后园内桂花开得甚好，已备下酒席了，请太太、姨奶奶不要推托，赏个脸儿。’”静仪因连日想尽方法解洛珠的心事，难得杭州府太太来请，正好借此和他去散闷儿。遂笑说道：“倒多谢你们太太记挂，少停我同姨奶奶就来。你们先回去给我请安，千万别要费事。姨奶奶那边你们不用去请了，我代说声罢。”两个女人应着去了。

静仪来至洛珠房内，便说：“杭州府太太请我们去赏桂花，